

# 辛亥女傑張竹君（續完）

鈕先銘

## 掩護黃興安抵武昌

張竹君和徐宗漢睽違已歷四年了，她隻身一人離開廣州遷往上海以後，憑她淵博的學識，卓越的見地，與乎高貴的風範，靈活的交際手腕，她又復成爲黃浦灘上兜得轉，喫得開的女界名流。國父老友、廣州巨紳伍廷芳、上海首紳巨富李平書，都成了她的契爹。財產之多，東方首屈一指的猶太富商哈同夫人羅迦陵是她的契娘，有了這許多强有力的助力，張竹君又在上海一連開設了幾家醫院，鋒頭之健，較諸當年廣州毫無遜色。

徐宗漢深知張竹君在上海交遊廣闊，很有辦法。她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去看張竹君，兩位好友多年不見，一旦晤面，彼此都覺得異常之欣慰。當徐宗漢開門見山，談起了前來訪候的目的，是希望張竹君能想個法子，掩護黃興，避過清吏耳目，前往武漢前線。張竹君一向愛國心切，她雖

然未曾正式加入革命組織，但却對於革命大業支持最力，因此她毫不遲疑的一口答應了下來。而且當天便四出奔走，多方設法，幾經與有關方面磋商，終於給她得了一個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」的妙計，不但可以使黃興安全北上，抵達武漢。尙且還能讓躍躍欲試，也想親上前線的徐宗漢一路同行。

如所週知，創立於公元一七九二年（遜清乾隆五十七年）的紅十字會，原是一個國際性的慈善機關，先則在法國爲受傷士兵設立戰地醫院，派遣醫療人員。到一八六四年（遜清同治三年）時，歐洲各國紅十字會代表，齊集瑞士，舉行會議。公認以瑞士的紅地白十字旗的紅白兩種顏色掉換過來，而以白地紅十字爲國際紅十字會會旗。經費悉由募捐所得，主要任務則爲救護戰地傷患，代爲掩埋屍體。在天災人禍時期，尤有拯飢、防疫的慈善救濟工作可做，這一個國際組織，發展相當的迅速，連大清帝國，也在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正式加入，成爲萬國紅十字會會員國

之一。

由於紅十字會在兩軍交戰之際保持中立，爲雙方傷患及陣亡官兵服務，所以紅十字會是兩軍交戰時期唯一可以獲准進入戰地，並且能够受到交戰雙方一致歡迎的組織。張竹君是上海紅十字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，她和該會的中外人士都很熟悉，因此她立刻便以邀集中外人士組隊前往漢口救治傷患爲名，使黃興和徐宗漢、宋教仁、還有一位日籍同盟會同志萱野長知等，都化裝爲紅十字會救傷隊隊員，附輪西上，馳赴戰場。據左舜生說：陳果夫時爲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學生代表，他也在這個當年趕赴漢口支援革命軍的行列之中。

張竹君的辦事效率極高，她只花了半天的功夫，便組成了紅十字會救傷隊。當時張竹君在上海所創辦的主要事業是南市醫院，她是南市醫院院長，因爲救傷隊是在倉卒之間成立，所以她從南市醫院調集了一批醫護人員，還有數名公役。九月初三（陽曆十月二十四日，星期三）晚上，

一行登上英商怡和公司的江輪，沿途平安無事的經過鎮江、南京、蕪湖、安慶、九江等埠，果然

不曾被清吏發覺。

革命先進劉揆一撰：「黃興傳記」，記述辛亥起義，黃興馳赴漢口的這一段經過，其中有云：

「是時革命軍盼公（按指黃興——筆者）到鄂，幾成失望。而公初九日始得由海外抵滬，聞漢口軍情緊急，乃以滬寧革命方略授之陳其美、鈕永建、冷遜、林述慶、于右任、李燮和、黃郛、劉基炎、黎天方、黃漢湘、陳漢卿等，即自率宋教仁、李書城與揆一等，乘怡和江輪赴鄂，十三日方抵武昌。」

這一段記述和事實略有出入，其一是日期不符。黃興、徐宗漢是九月初三到達上海，當晚附輪啟碇，而於初七（十二月二十八日）安抵漢口。筆者敢於肯定的作此說法，係由於筆者獲得一項極為珍貴的「一手史料」：張竹君在九月初三到十月十一日之間的逐日日記，所記載的既詳盡而又翔實。

### 宋教仁的終生憾事

其二是辛亥當年赴漢支援革命軍人士之中確有宋教仁，而無李書城。當武昌首義革命軍業已光復武漢三鎮，建立堅強有力之據點，宋教仁對他自己的未能猛著先鞭，及時趕到武昌而深切悔恨，甚至引為終生遺憾。而且老同志，好朋友譚人鳳也在事前事後，對他指責頗力。宋教仁的日

籍友好北一輝著：「支那革命外史」，和譚人鳳手書的「牌詞」，都對此事着墨甚多。尤其是譚人鳳的「牌詞」一文，更將黎元洪之憑空擲得都督一席，一躍而為與國父、黃興、袁世凱齊名之開國四大偉人，成為崛起的新興勢力，都歸罪於宋教仁當時在上海的舉棋不定，一再遷延。「牌詞」中說：

「……皆宋鈍初（宋教仁字鈍初——筆者）之遷延有以致之也。不然當時內地同志對於海外來者實有一種迷信心理，安有黎元洪！無黎元洪又安有此數年來之慘劇？（按指民二癸丑革命以後黎元洪甘為虎俛，替袁世凱戕害民黨。——筆者），吾昔日因袁世凱目黃（興）、宋（教仁）為英雄。曾有言曰：『克強雄而不英，鈍初英而不雄。』蓋有慨而言之也。」

此所以，宋教仁在武漢局勢開朗，民國肇建初基的那一段時期，他也曾在上海極力的補過，一方面埋頭撰寫文章，闡明革命軍的立場，一方面積極策動南京等地急起響應，俾免武漢陷於孤立。他曾於八月二十四日（十月十五日）在民立報發表：「湖北形勢地理說」，而於文中反覆申言：

「今日之形勢，以天下言之，則重在武昌。以東南言之，則重在金陵。」

所以，當九月初三黃興夫婦由香港趕到上海，當天舉行中部同盟會緊急會議，宋教仁還在力勸黃興利用駐防南京的新軍第九鎮統制（師長）徐紹楨，暗中和南京城裏的革命同志有所默契，以及第九鎮官兵多為趨聲的舊部，可能接受黃興



紅十會醫療隊抵達漢口，民軍總司令黃興及夫人徐宗漢均在此行列附輪西上。

指揮的機會，掌握第九鎮新軍，光復南京，底定東南。可是黃興不但不願接受他的意見，反而力促宋教仁一同到武漢去。中部同盟會因而議決推舉黃興督師武漢，而命柏文蔚負責南京方面。

由此可證，當年宋教仁確實在張竹君的紅十字會療傷隊的行列之內。

至於劉揆一說同行人士之中還有李書城，那就和事實大相逕庭了。黎元洪登壇拜將，黃興出任民軍總司令，李書城担任他的參謀長。據李書城所撰：「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」長文中說：

「我是從北京經上海乘江輪於十一月二日（陰曆九月十二，星期四）到漢口的。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北京後，我即隨同陸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到保定，計劃舉兵響應。忽接軍諮府大臣戴鴻慈電令，命我即日回京。我原是軍諮府的科員，兼官報局副局長，即遵令回京。戴鴻慈命我同科員黃鄂赴南方與革命黨人商議罷兵言和辦法。我與黃鄂即日攜眷出京，從天津乘海輪赴滬。到滬後，黃鄂留滬幫助陳其美攻取上海，我則乘江輪赴漢。十一月二日船抵漢口時，我見全市火光熊熊，烟霧瀰天，槍聲已息。即換渡輪至武昌江岸，岸上有一隊學生軍來迎，到都督府後，會見黎元洪、黃先生及首義各同志，並參加當日舉行的軍事會議。會議決定黃先生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，我為參謀長。」

是可知李書城到漢口之日為十一月二日，在黃興一行抵步的四天之後。他們所附搭乘的江輪，並非同一班船。而且，李書城當時是奉清廷差

遣，南下議和，他却趁此機會加入了革命軍。既然有冠冕堂皇的滿清官員身份，他就用不着藉由張竹君的掩護而到漢口。不過，劉揆一倒是可能在紅十字會救傷隊之列的。

張竹君在她的日記上說：九月初三江輪啓碇以後，她和同行人士商量，由於漢口人地生疏，她想在輪船抵埠之日，先在中西旅館，或者是商務印書館的印刷所安頓下來，再作計較。詎料，船到漢口，還沒有靠岸，船主便向全體旅客宣布。他說當時漢口革命軍正與清軍開仗，戰況異常激烈。軍方規定所有停泊漢口的輪船，必須儘速使旅客登岸，然後空船退出六十里外，以免被砲火波及。這時候，黃興一行急於渡江赴武昌，和黎元洪及軍政府的人員會晤，他們在船上和紅十字會救傷隊匆匆分手，覓船直駛武昌去了。

### 一到漢口 四顧茫然

張竹君率領她的男女醫護人員上岸一看，漢口正是砲火連天，槍戰極烈。再向碼頭上的人一打聽，民軍和清軍已經在漢口鏖戰十幾天了。再一問中西旅館和商務印書館印刷所，方知那兩處預定下榻之地都在華界，正好是兩軍接仗的戰場，一住進去可能會發生危險。張竹君一行方在碼頭上惶惶然無以為計，忽然有一位漢口紅十字會的馬醫生，看見她們手裏拿着的紅十字會會旗，欣然色喜的忙迎上來問：

「請問妳們是從那裏來的？」  
張竹君便挺身而出回答他說：  
「上海。」

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，」那位馬醫生高興得直搓手說：「現在兩邊打仗，受傷的官兵和老百姓非常的多。我們漢口紅十字會的醫護人員有限，實在忙不過來。幸虧女士們遠道前來熱心服務，我們真是十二萬分之歡迎。」

「我們初到漢口，人地生疏，此刻連住處還沒有找到呢。」

馬醫生當下就說：

「沒有問題，我可以很快的為妳們找到住處。」

張竹君很高興的問他：

「那我們是不是現在就跟你去呢？」

馬醫生伸手指甲板上的一大堆行李藥物和醫療用品，他說：

「妳們還有這麼許多行李，必需找人來搬運。最好還是妳先派兩個人和我同去，等找到了合適的住所，再來接妳們。」

張竹君答應了，她派兩名職員，和馬醫生同去。

可是她們一行在輪船上等了許久，仍然不見馬醫生跟那兩名職員回來迎接。船主亟待開船退出六十里外，又在一個勁兒的催。迫於無奈，張竹君只好先僱一艘小船，把她們一行載到岸上再說。

上岸以後，四顧茫茫。祇聽到砲聲隆隆，震耳欲聾，砲彈槍彈，有如雨下，可知前線戰事之烈。熱鬧繁華的華中巨埠，那時竟是行人寥落，門巷冷清，連貓狗都不見一隻。偶或從暗處竄出幾個人來，却都是滿面驚惶，拔足奔逃的避難者

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在戰地沙場的極度恐怖之中，也不知道佇立道旁等了多久，馬醫生仍不見來，到是遇見了一位外國人謙鳴。他很熱心的過來問聲張竹君是否有什麼困難？張竹君便告訴他說目前亟待找一個落脚之處。謙鳴聽後便慨然的說：

「正好我那邊有一所空屋，儘够妳們諸位住的了。妳們不妨先搬到那裏去。」

張竹君大喜過望，她立刻便向謙鳴道謝。大批行李各物一時找不到挑夫，只好大家自己來肩負手提。一行人緊跟在洋人謙鳴之後，都住進了他那幢空屋。然而，方始安頓，喘一口氣，馬醫生又滿頭大汗的尋來了，他一進大門就訝異的問：

「妳們怎麼搬到這裏來了呀？我已經代妳們在聖公會找到了住處，還替妳們準備了醫療用具和必需的藥物，那邊統都準備好了。」

張竹君忙不迭的向他說明緣故，實在是因為船主催逼下船，無可奈何，方始接受謙鳴先生的一番好意，先到這邊來歇腳。然後她向謙鳴和馬醫生說：

「我們都是爲了慈善事業而來，何須分什麼畛域？馬醫生那邊連醫藥各物都給我們準備好了。那我們一搬過去立刻就可以開始工作，救治傷患要緊，我看我們還是再搬一次吧。」

### 戰地闕寂不見人迹

謙鳴和馬醫生都深以爲然，表示同意。於是

張竹君的紅十字會救傷隊，一到漢口，先就搬了一次家。

方到馬醫生爲她們預備好的住處，還來不及休息。聽說上海紅十字會救傷隊業已抵步的軍政府漢口分府，馬上就十萬火急的派了專差來，請張竹君到軍政分府走一趟，給一位受傷的標統（團長）施行急救。

張竹君問：

「軍政分府離這裏有多遠？」

專差若無其事的回答：

「不遠，只有五里路光景。」

五里，張竹君聽了便是暗喫一驚，富家千金，穗滬名醫，她從小到大嬌生慣養，錦衣玉食，出門非轎即車，何曾走過一里半里路？我們的民初名媛，辛亥女傑，一輩子裏就怕走路。然而，服務第一，救命要緊，張竹君只好咬緊牙根帶了幾名助手，隨攜必需醫藥，領頭就走。

然而，從她們住處到軍政分府，沿途斷垣殘瓦，遍地狼藉，却又有不知其數受傷的人，或爲民軍，或爲百姓，他們滿身血跡，躺在街畔輾轉呻吟，掙扎求生。一見到張竹君一行帶着醫藥各物經過，便忙不迭的高聲求救。那種淒慘萬狀的情景，着實令人爲之酸鼻。張竹君她們起先一一替他們敷藥包紮，盡力救治。可是越往前走，求救的傷患就越來越多了。張竹君眼看爲時不及，就祇好臨時作了個決定，重傷者立予搶救，輕傷者令他們掙扎前往聖公會，找上海紅十字會的救傷隊。

就這樣。在五里路上張竹君也搶救了三十餘

名重傷傷患。然後她逕赴軍政分府，替那位受傷的標統裹了傷，再步行五里回到聖公會。抵達的時候，又有五十餘名傷患在苦苦等着她回來救治了。

由於在軍政分府聽到的消息，強悍清軍正在猛攻大智門車站，革命軍倉卒成軍，還有許多自動加入的各界青年和學生，他們缺乏作戰經驗，但却勇往直前，誓死不退。在清軍犀利的退膛砲轟擊，和機關槍的掃射之下，血肉橫飛，死傷纍纍。當年革命軍以一當十，作戰的英勇，犧牲的壯烈，誠足以驚天動地而泣鬼神。然而，正其因爲如此，受傷的官兵也就與時俱增，革命軍醫療設備不足，連野戰醫院都還沒有建立。所以只好任由那些受傷的官兵在大智門一帶呻吟呼號，奄奄待斃。

因此，張竹君一回到聖公會隊本部，她便召集全體同仁，熱淚盈眶，語調激動的向他們宣佈了此一事實。救傷隊的同仁聽後，雖然他們方始抵步不久，又忙了一陣在聖公會救治那些自行前來的傷患，大半天裏連水米都不曾沾牙，但是他們仍能攘臂而起，拉起担架就往大智門跑，將那些垂死的傷患一個個的昇抬回來。

張竹君正忙於救治傷患，一位洋稅務司聞訊來訪，他說聖公會的房屋不够寬敞，難以適應紅十字會救傷隊的需要。而漢口郵局由於戰爭關係，如今正好空着。他建議張竹君把救傷隊搬到郵局去，一方面地方寬大些，另一方面那邊也遠比聖公會安全。張竹君經過鄭重的考慮，終於接受了他的建議。於是，她們在一天之內三易其所，

又搬進郵局裏。

郵局的房屋雖說寬敞，地點也離戰場較遠，比聖公會那邊安全得多了。可是郵局裏空空蕩蕩，一無所有。張竹君迫不得已，只好到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去借了一個爐子，一把茶壺，燒了些白開水，不得充飢，便聊以解渴。

半空之中砲彈不時呼嘯而過，落地時便轟然爆炸，天搖地動，槍彈嗤嗤的儘在四週圍飛。漢口郵局紅十字會救傷隊裏遍地都是血迹與傷患，陣陣撲鼻而來的是濃冽的血腥和藥味。張竹君和她的工作人員不眠不休，枵腹救治，把一個個革命志士從死神的掌握裏奪回來。她們焚膏繼晷，日以繼夜，在腹如雷鳴時還懷着力不從心，萬般焦灼的心情。因為傷患越來越多，她們時刻都感到人手不足之苦。九月初七抵達漢口，目不交睫的緊張忙碌到初八平明，偶或抽暇向外探望一眼，觸目所及的景象是一片闕寂，不見行人。

### 槍林彈雨冒險擺江

她們從九月初七一直緊張忙碌到九月十二日，在張竹君的日記上僅祇寫了寥寥數語：

「無日不受傷者送診，稱藥量水，日夕太忙。」

九月十二日（十一月二日），清軍唯恐黃興率部反攻，他們施出了人神共憤的暴行，在漢口四處縱火，將一處繁華的市塵轉瞬間化為灰燼。黃興被迫退守武昌，歷兩千年建設之漢口精華付之一炬。那一天大火將要延燒到紅十字會救傷隊

所在地的漢口郵局，情勢萬分急迫。可是張竹君又應武昌軍政府之邀渡江診治傷患，她不顧一切的如時於下午四點鐘啓程，由漢口「擺江」到武昌草湖門外的織呢廠。

那天晚上張竹君在七點鐘時方始進了武昌城，救治傷患直到夜深，顯然她已經沒法再回漢口，至此她才獲得機會在武昌好好的睡一覺，把迫在眉睫的漢口大火暫且置之度外。

張竹君原與一位女醫生，一位女會員同行，她爲了確守中立立場，雅不欲接受軍政府的盛情款待。三位女士投宿一家小客棧，受到棧主全家由衷的歡迎，那時候張竹君的大名在武漢三鎮早已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了。所以棧主一家招待得非常之殷勤週到，關一間最潔淨寬敞的上房供她們住。可是六十年前中國內地客棧的衛生程度畢竟差些，張竹君頗嫌被衾枕褥不潔，總算她能隨遇而安，毫無怨言的睡了一夜。

九月十三日她從武昌回到漢口，大火還在猛烈的燃燒，而且火勢距離漢口郵局越來越近。張竹君的同事唯恐大火燒到，傷患不及撤離，他們先已將部份傷患移到漢口原設之「大清紅十字會」。漢口大火是北洋之犬，時任清軍第一軍統馮國璋、和滿酋廢昌、鐵忠等人的「傑作」。因爲九月十二日馮國璋親往漢口前線巡視，被尙未撤退的革命軍散兵利用良好掩護一陣排鎗轟了回去，馮國璋狼狽而返，清軍自此也不敢深入，馮國璋便決心放一把火，將漢口市塵夷爲平地。滿酋廢昌、鐵忠再從旁慫恿，於是釀成了漢口同胞的一大浩劫，大火燃燒六日不熄，漢口市區自橋口

以下成爲一片焦土。在這幾天裏張竹君她們真是不勝其焦灼，火勢步步逼近，流彈嗤嗤亂飛，出去既有危險，便在郵局裏治療傷患也是耽心得很。她們因在郵局前後六天，直到九月十八日方有俄國領事來訪，對於她們在槍林彈雨、火光燭天中堅守崗位，救治傷患極表讚佩，但是也認爲她們繼續駐在郵局實在是太危險。因此他力勸張竹君將紅十字隊遷往俄租界。他並且自動的爲張竹君找到一幢空茶棧，這座茶棧寬闊八丈五尺深可二十丈，內有大廚房五間，自來水、蒸氣爐、冷熱水管一應齊全。張竹君親自去看過以後覺得相當滿意，她們當天就搬了過去。遷入茶棧後又有俄國領事館和一名俄國商人墨利勤，不時的送些肉食、蔬菜和銅元來，使張竹君殊深感激。

紅十字隊遷入安全地帶，在俄租界一座茶棧裏安頓好了，救治傷患的工作也漸漸的趨於正常。因爲漢口已成一大瓦礫場，革命軍唯有全部撤回武昌，漢口無戰爭，傷患自然急遽的減少。於是，利用這一段空暇時間，張竹君便開始從事她西上武漢前線的第二項重要工作，純粹以她私人的身份，協助革命軍，組訓民衆，支援作戰，激勵士氣民心。

由於這一項工作必須到武昌去進行，因此她每天得渡一次江，通常她都是一大清早渡江到武昌，忙到下午再渡江回漢口，處理紅十字會的事務。當時武昌、漢口間還有一班小輪渡，每日往返一趟。可是張竹君因爲時間配合不上，她又耐於久等，所以她總是自備小划子來往。武漢之間長江水面遼闊，風大浪急，小划子「擺江」（

照當地人的說法)本來就很危險,何況北洋軍佔領漢口以後,他們爲防止漢口軍民流向武昌,拉了招商局躉船的差,在躉船上架起大砲,一看見「擺江」的船隻便不分青紅皂白,槍擊砲轟。張竹君在這這麼危險的情況之下,昂然不懼,每天「擺江」兩次,她的勇氣,確是尋常人等,所難以企及的。

## 武昌軍民盛大歡迎

張竹君第一次以私人身份從漢口到武昌,武昌各界,曾予盛大熱烈的歡迎。軍民學生,紛紛到會聽她講演,經常爲中外雜誌撰稿的劉鄂公(家麟)先生,當年還在讀小學,他就曾聽過那一次演講。據劉鄂公先生說:那天張竹君頭梳日本式盤髻,穿高領圓角上衣,青裙,着一雙深筒皮鞋,她身材中等,瘦臉,天足。說話帶廣東口音,不大容易聽得懂,但是第二天風行一時的革命報紙,如大漢報、震旦民報等,都將她的演講詞刊登出來。而他所講的內容則在於提倡男女平等,解放纏足,維護女權,打破禁錮婦女,束縛婦女的舊思想和舊禮教。不但適應當年的新時代潮流,而且極其迎合首義之區武昌城裏革命青年的心理。張竹君曾說,凡此都是她一貫努力奮鬥的目標,由而更其獲得青年男女的欽敬與崇拜,她在武昌又度發揮了她極強烈的號召力,大大的鼓舞了士氣民心之外,還有大批青年,自動投效,踴躍參加紅十字會救傷隊的行列。使她迅即將救傷隊由一個小隊擴充爲兩個中隊,在陽夏戰

役的全部過程中,這兩個救傷中隊始終都置身最前線,爲傷患軍民冒險服務。

她的總部設在漢口,自己則每天一趟上武昌做支援革命軍的工作。這其間,當然也發生了不少的驚險事件,可能是清軍方面對於她的所作所爲已有所聞了,她成了清軍必欲置之於死地的目標。九月二十四日她自漢口碼頭渡江,北洋清軍就連續向她開了七鎗,幸無一槍命中。二十五日她獲知革命軍將自漢陽向漢口展開反攻,她迅即親自督隊前往,明明掌着紅十字會的大旗,却仍然受到清軍的襲擊。

那一天,張竹君乘轎,其餘的隊員則一律步行。行列前後各有會旗一面,每一位隊員都佩上了紅十字臂章,標識不可謂不明顯了。然而,乍出漢口,清軍便向她們連連的開槍射擊,幸好又是無人中彈。詎料清軍眼看張竹君一行就要進入漢陽。他們居然會發砲猛射,而且頭一砲就照準了張竹君的轎子轟來。當砲聲一響,呼嘯聲起,走在張竹君轎子旁邊的一位溫醫生十分機警,他情知不妙,猛可的將張竹君連人帶轎推倒在地,受了驚的張竹君剛從轎子裏掙扎起立,轟然一聲,砲彈便在路上爆炸。

從漢陽再回到漢口,俄租界上的紅十字隊隊部又出了事。有一名伙夫,從隊部出外上街打油。他走到了華景街,迎面闖上了一隊清軍,清軍指着他的臂上的紅十字會臂章,硬說他是「匪徒」。那名伙夫高聲的抗辯的說:

「我們明明是專做慈善事業,救治傷患的紅十字會。你們怎說我是匪徒呢?」

可是,如狼似虎的清軍,却不由他分說,拔鎗便射。轉瞬之間,這名伙夫便身中三鎗,一入肺,一中腦,一傷腿,倒臥於血泊之中。經人送到天主教會醫院,他還能說得出話來,却是不久就傷重而死。張竹君特地卹贈一百五十元,作爲他的安家喪葬各費。她請馬醫生向馮國璋交涉,馬醫生却推托的說:

「這件事發生在中國界內,我們不能過問。」

九月二十七日(十一月十七日),由於漢陽大戰將起,張竹君再度親赴漢陽,在漢陽縣衙門設立分院。漢陽的革命軍聽說紅十字會人員到了,不勝欣喜,熱烈歡迎。可是緊接着就有一批一批的傷兵被送了來。從早到晚,直如山陰道上,應接不暇。入夜,稍微空閑了些,她又惦念徐宗漢的丈夫總司令黃興,還有總部革命軍的高級軍官,在無星無月,路途不辨,寬度不及六尺,左邊是田,右邊是塘的小路上步行了許久,方始找到革命軍總司令部。她見到了黃興,和其他的幾位總部人員,互相道過近況,交換了些消息,黃興特地送她一匹馬,讓她騎回去。殊不知張竹君騎在馬上,更怕栽進田裏或塘裏,一路驚險萬狀,幾度墮跌,方始回到了醫院。——她一眼瞥見滿地都是傷患,又忙着督率同仁,給他們上蓋棉胎,下墊稻草,讓他們睡舒服些。

## 獨入漢陽搶救傷兵

那一夜直到午夜過後,方才不再見有傷兵送

來，可是砲火連天，整整轟了一夜，令人想像得出，距醫院不遠的前線，戰況是何等的劇烈。張竹君因為初履戰地，唯恐別的女同仁同來會有危險，所以她只帶了幾名男職員來。漢陽縣署後面是龜山，再往前便是漢陽鐵工廠。這位英勇無比的辛亥女傑，她不怕槍林彈雨，不怕驚濤駭浪，更不怕清吏清兵的暗算加害。她坦然承認她怕黑暗，怕獨自處在那麼許多男士中間，於是有人替她找一位老太太來和她作伴，她才覺得心安。

從九月二十八日（十一月十八日）到十月初三（十一月二十三日），革命軍與清軍在漢陽進行激戰，張竹君每天早晨渡河到漢陽，夜間仍回俄租界茶棧安歇。十月初三清軍進逼十里舖，漢陽岌岌可危。許多紅十字會的醫護人員聞訊驚惶失措，竟從漢陽分院紛紛逃回茶棧，只有張竹君猶仍鼓勇前往，她在渡河時又遭到清軍砲轟，所幸清軍發射的全是開花彈，一顆顆的都在半空中爆炸，使她有驚無險的又過了這一關。

趕到漢陽，她更當機立斷，借到一艘小火輪，把分院裏的一百餘名傷患，全部運往漢口。沿途砲彈紛飛，險象環生，旁觀者無不為她捏一把汗。所以當她陪同傷患安然無恙的抵達漢口俄租界碼頭，碼頭上早已華洋畢集，萬頭攢動，大眾一致報她以熱烈的歡呼。爭先恐後，歡迎這一位冒險犯難，搶救回一百餘名革命軍戰士的女英雄，那是非常感人的一幕。俄國領事、太古公司的買辦，還有當地士紳章子峯等，自發自動，捐出了大批的牛奶、食物、藥品，供百餘傷患之用，還有人借馬車給張竹君代步，使她感動得連話都

說不出來。

於是，從十月初四起，張竹君請徐宗漢、唐守德、蘇慧慈三位女士，代她負責紅十字隊隊部的事務，又請了一批基督教內地會的醫生前來救治傷患。她自己則冒着猛烈砲火，一趟趟的往返於漢陽、漢口之間，在槍林彈雨的最前線，搶救出一批批受傷的革命軍將士來。她所表現的堅毅與勇氣，博得武漢三鎮全體軍民衷心的敬佩和頌揚。要說張竹君是辛亥當年，武漢前線，最出鋒頭的一位女傑，那是決不為過的。

張竹君專心一志於搶救前線負傷將士，搶救出來的傷患則分別送往本隊、武昌或其他公私醫院，全武漢的醫生護士都被她捨己救人大無畏的精神鼓舞起來了，他們純盡義務的救治傷患，日夜不懈，來者不拒。就由於張竹君的英勇表現，也不知道治癒了多少革命健兒，戰地軍民。——十月初五，她曾單人匹馬，直登龜山，眺望什麼地方還有傷患待救，但却被清軍密集射擊，子彈穿梭般的在她身畔掠過。她說：她曾目擊一顆長約八寸的子彈，飛過她的耳邊。可是眾人看時，她的左耳實正滲溶滴血，張竹君受了點兒輕傷。

十月初六（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星期日）漢陽易手，幸虧那天張竹君忙於救治傷兵，她無法抽空再去漢陽。可是被她派赴漢陽搶救的隊員，却在漢陽城陷之際，險些落入清軍掌握。他們在千鈞一髮時奮力逃出，所乘的木船又在途中中彈，幾乎沉沒，賴由兩名男隊員冒死躍向鄰船，減輕了漏船的負荷量，方始勉強駛抵河岸。初七（十一月二十七日）張竹君聽說業已失陷的漢陽城裏

，還留有一批革命軍的傷患，她不顧一切，親赴漢陽，跟清軍交涉入城救傷。然而，她所獲的答覆，却是聲聲讙笑，和眾清軍舉槍齊射。轉瞬之間，她竟被轟擊了十七鎗，又是天佑斯人，讓她拔步飛奔，逃回了漢口茶棧。

漢口茶棧裏，還有數以百計的傷患亟待救治。漢陽去不成了，張竹君不遑休息，她從早到晚，忙於裹紮剖割，開刀敷藥，過度的勞累，過度的緊張，再加上左手感染細菌，全部紅腫，終於使她不支而病倒。但是這位不屈不撓、堅忍不拔的偉大女性，她仍還是竭力支撐。直到十月初十（十一月三十日），她手部腫得厲害，又發了高燒，方始被隊員們強迫着臥床休息。

### 抱病回滬募集藥物

然而，一輪到床上，當她靜下來一想，立刻就想到抵達漢口一個月零三天了，在這三十三日之中，連堂堂的革命軍總司令夫人徐宗漢在內，所有的隊員，都是食不知味，目不交睫。喫的不過是烤紅薯、油餃、燒餅、饅頭，連一頓好好的飯菜都沒有喫過。同時，此行所攜的醫療用品，加上當地人士所捐助的，為數已經不多。復以隆冬將近，傷患和隊員還需要大批的被褥和寒衣。因此，她決定先回一趟上海，備辦多衣藥料，作為補充。

張竹君將漢口方面的事務，交代過後，她旋即抱病返滬，繼續奔走。可是，上海各界，先已聽說張竹君在武漢戰地的英勇事迹，卓越表現，竟以對待英雄凱旋式的隆重儀節，予她以最熱烈

的歡迎。廣東人以張竹君為傲，上海人也以張竹君為榮，全國婦女同胞，更以張竹君的成就，大大增進了爭取女權的信心。張竹君瘋靡了黃浦灘，人人都想瞻仰瞻仰她的風采。於是，各界乃在安愷第張園——當年革命鉅子吳稚暉、蔡元培、章太炎等諸氏經常發表演說，宣傳革命的一處遊樂場所，公開場合，舉行了歡迎張竹君女士返滬大會，請她登台演講。那一天，張園車水馬龍，冠蓋雲集，出現了空前未有之盛況。張竹君微恙初癒，精神奕奕，她着戎裝，穿長靴，在歡聲雷動中登台亮相。報告了她率紅十字會救傷隊赴武漢從事戰地工作的經過，帶着些激動的情緒，她曾透露出若干戰地的內幕，她說：

「我要告訴諸君，有很多的話，我不能講出來。因為我要離開紅十字會的立場，方始能將一些苦衷說出。諸君，我現在穿的是革命軍服，正是我要脫離紅十字會，改變我個人的方向。」

「紅十字會會員，必須確有紅十字會的資格，方可毋忝厥職。不然，以紅十字會為發財的媒介，或者以紅十字會作奸細的掩護，那就大大有失紅十字會的宗旨。紅十字會的會員祇能在兩軍罷戰的時候，身入戰場，以搶救受傷者為第一要務。紅十字會是要補充作戰雙方衛生隊之不足的。假使要等作戰雙方把傷者送來，那就不知道會增加多少死者了。所以，但凡紅十字會可到之處，我們一定要能夠到達，祇是不宜深入戰線之內而已。」

「因此之故，我有滿腔苦衷，不能不為諸君道。我從離開上海醫院，三四十天，我就聽說紅

十字會中雜有敵軍間諜，也有冒名誣騙者。諸如此類，不可勝計，這真是損污我紅十字會的名譽。我是漢人，當然誰也不能使我不愛漢族。但是我若身為紅十字會會員，我就祇能無分仇怨，無分種類而一視同仁了。所以我在武漢不作偵探，更不會派人到清軍之中去作奸細。深望所有的紅十字會會員都能保持這種中立的立場，認清紅十字會的宗旨，勿在漢軍中為虎作倀。」

「我在漢陽時，即曾親眼目視，有四個人冒用紅十字會的名義而做漢奸。諸君如果不信，請到武昌軍政府一查便知。當時我見到這種情形，真是心慘欲絕。所以我從今而後，再也不願為紅十字會會員，而將改投女子軍。不日我將再去武漢，參加革命軍北伐！我為獻身革命，特地退出紅十字會。希望諸君勿再以紅十字會為兒戲，則我等幸甚，紅十字會幸甚！」

### 韜光斂迹終成大名

張竹君當眾表明立場，她將從軍北伐。祇不過，她回到上海以後，革命大勢，急轉直下。上海、鎮江、杭州、蘇州、廣西、湖南各地相繼起義。十月十二日（十二月二日）南京光復，黃興迅自武昌樓船東下，主持東南大計。十月二十八日（十二月十八日）南北議和。十一月初六（十二月二十五日）國父返抵上海，旋即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。革命告成，中華民國建立，張竹君自然無須再赴武漢，從戎北伐了。

據馮自由說：民元南京政府成立的前幾天，他從美國抵滬，曾經到西華德路黃寓會晤黃興。當時胡漢民、張竹君和徐宗漢都在座。不過，民元以後，縱使張竹君的早年友好都在民國政府位

據要津，胡漢民榮任大總統府祕書長，黃興出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，馬君武也以實業部次長代理部務。就在這冠蓋滿京華的時候，在辛亥前後享過大名的辛亥女傑張竹君，反倒韜光斂迹，絕不在社會上顯露頭角。更不要說是交結政要，與昔日友好相盤桓了。她能由絢爛而歸於平淡，適足以證明她胸襟之開闊，天性之恬適，洵非常人所可企及。民元後張竹君仍然任在上海星加坡路舊業，繼續為提高女權，和社會福利事業而努力，她曾作過壯語說：

「我是基督徒，我能忍受一切的苦難。我有犧牲的勇氣。祇要能替婦女同胞盡力，我就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

然而民元以後她就很少在公共場合出現，僅祇有人發現她伴同伍廷芳夫人到戲院子裏去聽聽戲。民國成立，男女平權，她彷彿平生大願俱已達成，所以她樂得休息休息，安享餘年。不過她的名氣響亮却歷數十年而不衰，某年她由上海回一趙廣州，在輪船上遭遇海盜搜劫，當海盜們聽說她是張竹君時，立刻便斂容正色，鞠躬而退，而且還派一名守衛站在她的艙門口，以免其它的海盜貿然驚動了她。又一年粵紳徐甘棠和女醫師羅秀雲，在上海東亞酒樓舉行盛大婚禮，特請鄭富灼和張竹君担任伴郎伴娘。新郎新娘男女賓相年齡都在五十開外，上海報紙稱之為「雙絕」，傳為太平盛世的一段佳話。當年還有人稱張竹君為「婦女界之梁啟超」，也可以想見她影響力之大，受人崇敬之深了。

張竹君至死堅持獨身主義，她終身未嫁。晚年她收養了二十餘名孤兒孤女，一律以親生骨肉看待，一一將他（她）們撫養長大成人，個個都有卓越的成就。唯有一點，便是她仍然命她的義子義女稱她為「爸爸」。